



四
終
興
各
意

NAZARETH 1903.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零三年

香 港 主 教 和 准

香港納匝肋靜院印版

四終畧意卷之一

泰西聖奧思定會學士白多瑪述

死後之說

凡人之生。皆必有死。此乃天主所定之規也。聖經曰。已定於萬民。每死一次焉。生死相應相稱。不能相無。有生必有死。永定之理也。自古至今。無不死者也。卽是吾主及聖母。不願免死。況世人能不死乎。萬民貴賤。大小善惡。無不皆然。孰爲生人。而不見其死哉。孰爲人子。而不依先人死



3 2286 0114 6

乎。聖經曰。人見其生而不見其死。未有之也。況人死一件。併爲人目所常擊者也。安可有疑惑不信之處哉。則決意信之。而自謂曰。今我此眼喜看美色。將必朽爛。不能再視矣。今我此耳。樂聽溫和之音。將必損壞。不能復聽矣。今我此口。樂出妄語。而啖美味。將必無氣出入。不能復嗜復談矣。今我此鼻。悅聞香氣。將必拆毀。不能復齶矣。今我此手。輕快舉動。將來頑然如石。不能再動矣。今我所養。而欸待身體百肢。將必歸土。

而飽不勝臭之虫矣。能作如此之想者。所取之神益不亦甚哉。

已前所生之人。皆已見其死。今生之人。況可有不死者哉。一百年前。凡爲生者。今皆爲死者。無一可存也。今爲生者。一百年後。皆爲死者。無一可在矣。前人所終之時。乃今人所始之時。今人所終之時。乃後人所始之時。代代相繼。人人相續。至死乃息矣。比之河水。彼此相續。不能相斷。彼水往。此水至。此水往。後水至。如此常流。至海乃

止。吾者無不似矣。先者引導。後者行死路。先者不能停步。反恆召後者隨行。後者不能不隨。反恆推先者速行也。比之海浪相推相催。一至海邊。就散不能存矣。幼者催壯者速行。壯者推老者速亡。一至死候。幼者壯者老者。無一可見。皆歸於死也。可見吾衆。皆入世以後出世。友會見爾之親族朋友許多人死。則思彼前去引導爾死路。爾必踵後也。且早見日昇。慮或難見厥下。晚見日下。思或不見厥上。死期不可忘。皆宜驚

備。恐有不思之時。而忽然死。則冒已於永苦也。可不慎哉。

凡人包含二件。靈魂一。肉身一。二者結合。方爲活人。二者相離。卽爲死人。靈魂乃肉身生命之原。五官知覺之根。百肢舉動之基。及享世福世樂之始。是以靈魂肉身結合。其人可享世福。可用世物。二者相離。生命滅也。五官知覺息也。百肢舉動止也。况可享世物乎。惜哉。失落生命。屬身之物同失落也。世之安樂。金寶財物。永不能復。

享也。世之名位。永遠必絕於我也。日月星辰。非斯目所獲觀矣。若斯天地再不能覆載我也。父母親戚朋友。永不能如昔照顧我也。世之萬象。世美諸景。永不能顯於我也。一切世物。不拘大小。不論貴賤。全失落也。一厘一毫一絲一忽。不隨我去。此者所致於人之苦。不更大哉。試觀善友。離其伴侶。恆嘆不絕。况離父母親戚朋友。世上諸物。及靈魂與肉身相別。其苦何不甚於彼萬倍哉。

聖經慰貧者說。毋圖富者之榮。毋貪富者之光。毋戀富者之樂。其死速至。其富不能同行。其光其樂莫能隨之也。昔者赤身入世。今亦應赤身出世也。貧者富者。無不皆然。然富者不如貧者。貧者在世。無積財之苦。出世並無遺財之慮。富者在世。多苦積財。出世多慮遺財。寧常爲貧窮者。豈寧爲富貴者也哉。若有過海之客。明知海中覆船失載。無物可救。只是自己赤身浮水登岸。非最愚者。豈欲費心聚貨。勞力載船乎。况在世

人。不過出路之客。而行死候之路。又明知死期已至。卽遺己財與人。自己空手出世。若有勞苦積財。其愚不更甚哉。且積財之苦雖大。不但無益。並遺大害。積德之苦雖微。不但無害。並遺大益。焉可積財。而不積德乎。設有往別國之客。而備辦盤費之時。取別國所禁。及致大害之錢。而舍別國所用。及致大益之金寶。其癡之甚。不知如何哉。况世福世樂。乃虛假之物。及後世所禁。有大害之錢。善德功績。乃真實之物。及後世所

用有大益之金寶。世人皆係往於後世者。若勤於積財。而怠於積德。其癡至極。而言之萬不能及也。聖奧思定嘆曰。兇哉世人。以富貴安逸行惡。死時帶惡。而遺富貴安逸。癡之甚矣。

生死相合爲一命。更相合爲一死。如朝夕相合成爲一日。非成現在之日。乃成爲往過之日。又如起程止程相合成爲一路。非成將行之路。乃成往過之路矣。人之生命。不過向死候之路。入世乃興程。居世乃繼程。死至乃止程。止程之時。卽

死之時也。凡人始孕母胎之時。乃如定其死案之時。出胎入世。乃起身走至於受死之處。其走之步。卽是死候之步。死步輕於馬。速於鳥。快於箭。尤不止也。世人皆是趕死候之路。若貪圖世福世樂。痴哉甚矣。犯人出監往絞死之場。豈有貪圖戲耍等情乎。况世人居世。不過往受死之處。焉可圖樂貪利。而不預善死乎。

况此生命甚短。不能長久。今日甚老者。不過八十歲而已。八十歲比後世萬年。不足見爲一日。八

十歲屬有限者。後世之年屬無限者。有限者。雖一刻之際。與萬年可以相比。有限者。雖千萬年。與無限者。盡無可相比之處也。况人之生命甚短。甚快。與後世無窮之年。可相比乎。若強之相比。則人之生命。見爲虛假。不可爲生命。且生命之福樂。尤不可爲福樂矣。世福世樂。不過生命之裝飾。生命虛假。其福樂更虛假矣。是以可恨可惡者。莫若於今世之福樂哉。

吾人日日近死。蓋日日減損本生之一分。人之生

命有限。前期愈多。則後期愈少。是以生愈久。愈近於死日。生一日。死候近一日。隨生隨死。生死同始。就生就起。死也。况人之生時。則其死時。過一刻。則一刻死。過一日。則一日死。死之謂者。卽往過而不返之謂也。現之日。謂生。則往過之日。謂死也。生至壯歲。幼歲已過。莫得返回。卽幼歲一分死也。生至老歲。壯歲已過。莫得追回。乃幼壯二分死也。然人之生命。不能全享之。雖長命者。只得享一刻。萬不能並享二刻矣。人之生命。

不過所享之現時現時。總歸於一刻。兩刻不能
並在。前刻已過。方可至於後刻。前刻未過。後刻
不能享之。况後刻未定之刻。不知天主賜我與
否矣。人之生。止得一刻。則人之死。止失一刻。人
所得之福。享之不過一刻。失之亦不過一刻。况
以得失爲憂樂。豈不是無可比之愚哉。聖雅哥
伯宗徒說。爾生何物乎。空中速散之煙是也。何
謀厚養豐資。爲久生之計。如自握生死之柄。愚
哉甚矣。

凡人之生。俱屬於無定時之定死。皆不能知死在
於何時。不知今日死。或明日死。惟知必然有一
日死。吾主隱藏死期。不說與人知。令其常念驚
備死候。不至怠惰於善矣。若人知死之定期。不
但懈惰於善。反沉於萬罪矣。設若人確知生十
年而後死。則諉己罪曰。前九年之安逸榮福。不
能陷我於永苦。後一年之善。能救我升天。則只
做善一年足矣。何必長久受苦。以行善哉。則預
知此之定期。不但無益。反致不勝大害。明也。人

不知死候。遲速則驚而常預備。恐有不預備之時。忽然死候已至。而冒靈魂於萬苦也。死候如賊盜然。盜者待家主沉睡失顧。方來謀害之也。死候亦然。不思之時則至焉。試觀打魚者。偶然放釣。而鈎着不覺之魚。及安樂浮水貪食之魚也。死候無不似之也。忽然拋網。牽着不覺之人。及圖樂貪財。作惡之人。而陷之於地獄萬苦也。此者所受死後之欺。不亦甚哉。免之善法。莫若於驚備也。預備死候。亦是如預備賊盜一般。賊

至不過一時也。守夜者。時時守之也。財主疑驚賊盜貪圖。而謀劫其財。則屢屢看守。不敢貪睡。恐有不看守之時。忽然賊盜至。而劫之也。死至一日。不知何日。故須日日預備。刻刻作善。不肆於惡。恐有做惡不行善之時。忽然死至。而陷己靈於地獄也。可不慎哉。

昔賢者說。世間可畏可慎。惟死勢也。死勢之苦。自爲甚大。而較於別苦相遠至極。又因死總歸於一次。並無兩次。故其苦又更甚無比也。世上別

苦愈受愈重。受之一次。苦重一倍。受得兩次。苦重兩倍。死勢與此莫不相反。只死一次。苦大萬倍。若死兩次。其苦稍減。而轉爲輕易。何也。若死兩次。則第一次凡有差誤。迨第二次皆可改正。只死一次。若有謬錯。萬不能改轉爲正矣。乃以此次爲定。而永遠爲不正矣。天主定萬民每死一次。不得死兩次。若有惡不善死一次。永不能追回善死也。只死一次。安不是甚可畏哉。世間之事。若有錯誤。皆有補之之日。譬如商賈交易。

先損而後益。今日虧本。明日倍利。乃常事也。人死一件。莫不大異。死至之時。靈魂有罪。萬不能望第二生命。以改前罪。死至之時。靈魂爲惡。不能恃第二死。以退其惡。死時爲惡。永遠爲惡。而受永遠罪惡之罰。可不畏哉。

凡生時能習熟於善死。則死至時。易能迎之。若待死期已至。乃專務於善死。晚矣。遲矣。凡欲行難行之事。必要習學。然後可也。若不習貫。而欲行之。安能不謬差乎。世間之事。無不皆然。藝學及

知學內事。孰不質學。而偶然能行之哉。世間最難者。無過於善死。世人最不習貫者。莫若於善死。况可望死期已至。偶然能善死乎。世間最定不能免之事。惟死候也。世人最要緊之事。惟善死矣。可驚可畏之事。惟惡死矣。能致福樂災難於人。莫若於善惡死矣。如是不盡力習學善死。而怠於躲避惡死乎。迷哉世人。甚勤於有大害之事。而甚緩於有大益之事矣。設有不知射箭者於此。而帝王命下曰。限爾三日學習射箭。

三日已過。則考爾一箭。若以此一箭射中。則封爾作王。若射不中。立刻將爾燒死。此者必不敢閒過三日。恐射不中。而被燒死。乃時時學習射箭。望後射中。而可登位也。天主聖意定。賜人在世一生之期。以學善死。生期已滿。乃死一次。若以此一死。得一善死。則定其爲天堂之臣。而永遠享天堂之永福。若不知善死。而得惡死。則定其爲魔鬼之奴。而永遠受地獄之災殃矣。由此而想。誰敢空費時日。圖樂貪財。而不專務於善。

死乎。

世間之極脆薄而易壞者。無過於人之生命。比之玻璃更脆也。玻璃風吹日晒。尙不損壞。若人冒風寒熱。則染疾病。或至於死也。况能損人命者甚多。而人之死。不勝多異也。且或饑渴而死。或醉飽而死。或寢寐而死。或水淹而死。或火燒而死。或多樂多憂而死。種種甚多。不能盡寫其死也。人之居世。若能暫免萬死。何能永免。而速不遇萬死中之一乎。然死勢多異。其苦亦無不異。

也。彼此相比。必分輕重。在床病死。比之別死。其苦輕也。設今有兩樣死於此。一病死。一不論別死。隨人揀擇。必擇病死。而不擇別死。豈由不明病死爲甚苦。惟由別死之苦更甚更重矣。病將死之時。悔改立功。不勝難也。况遇兇死之時。能悔改立功乎。且生時做善者。至於病死時。難於行善退惡。並恐退善進惡矣。况生時作惡者。能專心一志。而進善退惡乎。試觀病人將死之時。不勝疼痛。耳聾目變。鼻焦口黑。胸滾腹腫。心中

不勝煩悶憂慮一切靈魂三司。肉身五官百肢。皆鈍至甚。不能行所貫行本性之事。況能行所未貫行超性之事乎。可不預行死時難行之善。而怙終進善退惡哉。

又將死者。事務甚多。忙速至極。若欲悔罪立功。不勝難也。試觀將出路者。時刻逼迫。心中忙速。難記事務。記一忘九。何能慎之乎。况將死者。乃將出後世及墳墓之路。死候逼迫。忙於多事。如靈魂生前死候之事。肉身墳墓。嗣代之事。並醫病

存命之事。何能專務悔。改立功乎。生時空閑無事。安平無疾病。喜樂無愁懣。安寧無辛苦。尙不專務進善立功。死時多苦多事多慮。况可望退惡進善乎。生時怠惰於善者。死時更加怠惰也。生時作惡者。死時更加醜惡也。善生善死相應。惡生惡死相稱。是以惟眞能善其生。斯乃眞能善共死也。聖人常曰。善生而並善死。十之十也。惡生而後善死。難得千之一也。可不專於善生。而後可望善死哉。

死時種種多苦。不但肉軀甚苦。靈魂亦更苦矣。心中憂慮。驚駭甚矣。死未至時。爲我等所懼。死時已至。必愈爲我等所懼也。生時記念死時。驚駭至甚。况死時已至。從傍逼迫。強我出世。驚駭不知如何哉。人愈喜樂於其生。愈驚懼於其死。生時安逸歡喜。則死時不勝煩懣辛苦矣。死時記念。與兒女親戚朋友隔斷。遠甚而不相親。與所愛世物相別。永遠不能復用。苦矣。記念前時安樂。戲耍迷色。圖利等情。皆如影速往。如烟速散。

而只遣我所犯之惡。以今陷我於地獄。苦矣。記念前時進善之多路。而未行之。立功之機會。而未乘之。天主引佑。而未順之。善人教訓。而未領之。更加苦矣。記念在世閑過甚多年月。不專務於行善。今願一刻。以悔改過。而未可得。苦更深矣。記念永福永苦。總在於死之一刻。或苦或樂。以死爲定。不知自己應受如何。不勝苦矣。每每甚苦。不能專心一志。心中煩懣慌忙至甚。難專務於救自己。豈不是難堪之苦哉。

善者之死與惡者大異。善者之死在天主臺前爲至珍寶。惡者之死爲甚兇惡。死時惡者多苦。善者多樂。惡者視世如受樂之境。視死候爲受永苦之始。則出世如出樂境而入永苦之獄也。善者視世如受苦之牢。視死候爲萬福之始。則出世如出涕泣之谷。而入受萬樂之鄉矣。惡者一生之罪惡極多極重。死時疊顯目前。令其不勝煩懣。及自怨自恨至極。善者無罪惡紛撓其衷。只有功績甚多。善德甚美。令其心寧喜樂至甚。

惡者掛心審判之嚴。而生棄已絕望之情。善者懷心。吾主洪恩。無窮之慈悲。而生堅望熱愛天主之情。則將其靈魂托付於天主。生死遵守主命。而以主命爲神樂。則生或死莫不甚樂矣。種種多樂。並無所能減其樂也。

西土昔有二人臨終。一富貴。一貧乏。有修士二位分慰兩家。一位至窮者之家。見滿室大光。聖母偕聖女安慰病者。令其不勝之快樂。其靈出軀。則聖母接抱。同聖女攜送升天。修士甚喜。一位

奔至富者之家。只見一黨羣魔圍床湧躍。而病者煩懣辛苦。不可勝言。其靈出軀。則羣魔擄之入於地獄。修士苦甚。可見善惡死之大異。而以苦樂相別也。

死期已至。魂軀相離。所留惟屍。頑然如石。無知無能。無學無才。類於糞土。做虫之糧。而與朽腐之肉不異也。此時屍骸所變之容貌。醜陋難看。其所噴發之氣。甚臭難聞。雖是兒女。遮目不忍視。塞鼻不堪聞。親戚朋友。皆遠避之。家人速速收

殮。入於棺木。而蓋密之也。將之入棺。意欲避蔽。屍骸之醜貌。令人不見。而免驚駭耳。遮密棺木。不過爲禁拘臭氣。不致分散。免人聞之耳。奈之何。人喜言生而諱言死。則稱棺木爲長生板。而不稱爲藏死板。差謬不亦甚哉。嗚呼。棺木之事。不可諉。棺木之情。不可飾。棺內之屍。不可忘。此我肉身將必似之也。孰忘已死而備善死哉。

世人最厭嫌者。莫若於人之屍也。是以收殮入棺。卽擲於屋偏僻之所。或搬出門。置於野處。埋於

坭土。不容其擊目。免其傷心。嗟哉。世人賤之甚於糞坭。遠之甚於虎狼。離之甚於寇仇。避之甚於瘟病也。生時自足自滿。自居於人之上。壓人於己之下。種種誇張。而生傲情。今不如卑陋之奴也。隨人之意。或恨。或辱。或謾。或欺。其萬不能護己也。生時自大自高。大處不能容之。而死時五尺地。載之有餘。生時居住精緻華麗之室。而死時挖小竈以壅之。則以硬地爲床褥。以坭土爲被蓋。以蛆虫爲兒女。以蚯蚓爲朋友。以白蟻

爲侍者。以墳墓爲長久封鎖之屋。待至世末。永不返回。永不能復見也。其離人目。則離人心。永不哀悲之也。古語曰。不擊目者。不致心疼哉。若有親人行哀悲之事。恐似哀悲而非哀悲。乃實悅其死。而恨不得其先死。以早遺下貨財。自用自掌自主也。人之死候。不拘貴賤。無不皆然。人之肉身。醜爛歸土。莫不如是。尙可寬待。尙可厚食乎。尙可好色而見爲美乎。痛哉。人迷已夫。

屍入棺後數日。所變之狀。不能盡說其醜矣。若開

墳墓以視之。必現露。甚可驚駭之狀。乃腹開大口。噴發不勝臭氣。五臟變化蛆虫。疊疊發湧。蜂擁轉旋上下。眼皮朽爛。眼精腐損。口唇崩懸。牙齒剝開。頭髮拆離。鼻子敗毀。鼻孔多虫。耳躲垂下。耳孔漏膿。一切遍身爲腐肉。而成最可畏之像。則與八日腐狗之屍。無不似矣。嗟哉。人之肉身不足喜。屍骸之狀不可忘。孰能誠信將來自變爲此狀。而敢尊貴裝飾肉身哉。則將屍狀以爲鑒。而想自己謂屍曰。我此軀不過數載。必與

爾不異矣。爾昨日如我。我明日何不如爾乎。今爾露出此醜之狀。將來我也不能避也。爾向時姿美丰采堅壯。與我今日不異。將來我與爾今日臭腐。何能相別乎。爾昨日欸待諂媚。而養育此腐之軀。與我今日無不相同。將來我軀轉養無數蛆虫。與爾今日一然。嗚呼。明日我爲人所厭。所賤。所忘者。則今日爲人所尊。所敬。所畏。所仰。所讚者。有何益哉。我明日爲醜爛之屍。而變爲灰坭者。則今日姿美艷色堅壯。而握萬民之

權。有何益哉。明日我爲蛆虫所食者。則今日爲大富。而聚萬金寶。以欸待諂媚此軀。有何益哉。況生時安逸福樂。死時陷我於地獄萬苦。更有何益於我哉。慎之慎之。毋致受肉身之欺可矣。法亞賢人述。昔有一位諸侯去世。而葬於墳墓。葬後數日。開其墳墓以視之。則見一個甚大甚醜。蝦蟆在其面上。嚙咬臉肉。並見甚多臭虫同在。眾人驚駭逃避。而不敢視之也。諸侯公子聞之。卽往見先父之屍。一見其爲甚醜腐屍。並爲蝦

蝼蛆虫所吃者。乃呼號嘆曰。此等之虫。莫非吾
在世所養及所欸待之朋友哉。吾生時圖樂。謀
財貪食。雖稱爲養肉身。真是爲餌蛆虫。以後嚙
我身。自欺不亦大哉。莫若今時以行苦功苦之。
以嚴守齋餓之。乃將來不自欺。並不受其騙我
矣。肉身丰采。聲名勢位豐裕。皆有如此之後。而
歸於如此之終。則莫若於棄世捨財絕樂。而盡
力專務進善。作如此之想。卽時改裝。而往羅瑪
府。除絕勢位。而以賣黑炭度生。克己修德。悔改

前過。熱愛天主。是以死時顯現聖跡。一府之鐘
無人動之。而自動自響。皆爲升天之証也。我今
聞之。安不可以爲鑒哉。

少年子弟好輕狂
傲怠奸情滿肚藏
待至諸愆已敗露
形靈兩悞永遭殃
歲月如梭催我老
尋思往錯何時了

臨終返悔罕聞有
莫若今朝改舊好
死期忽至必全廢
奉勸仁昆枉慕戀
火煉眞金苦煉德
見愁心樂人豪傑

富貴榮華似閃電
隨風掃動霎時變

遵吾正道不辭死
爲義忘生成聖哲

卷一終

四終畧意卷之二

泰西聖奧思定會學士白多瑪述

私審判之說

凡愚者以目所見爲有。以所不見爲無。身後之事。肉目所不見者也。則其以身後爲無。何以將此大事。能動己心。以生恐懼。而防後患乎。不畏身後。而誠能輕賤目前之樂。卽竭於立善者。未有之也。是以愚者恣縱安逸。貪財圖樂。無所不及。而以得之爲甚喜。以失之爲甚憂矣。死候爲失。

落世福世樂之原。以失世樂世福爲憂。則以死
候爲甚憂。而所最畏者。惟死候而已。凡智者不
以目度物。故不以目所不見爲無矣。惟以理度
物。故以理所指有無。其亦爲有無矣。以理細察
身後。則知身後之情。爲萬民甚可畏者也。智士
所最畏者。莫若於身後之事矣。畏身後者。則以
失世樂不爲憂。以得世福不爲喜。故棄絕世樂。
忍受世苦。勉力行善。不爲難矣。然雖畏死候。非
由以死而失世福。乃由以死而進身後之大難。

也。是以雖畏死候。愈畏身後矣。隱修賢者耶理亞常曰。余所驚畏者有三。其一靈魂離肉身之時。其二天主審判之時。其三聽天主決案之時。然死候雖可畏者。而審判之嚴。可驚可畏。比之死候。何其勝哉。

凡有承命者。必有復命之日。自然之理也。人之居世。或奉國主發遣。或聽家主使令。必有查其悖合主命之日也。順命可賞。逆命必罰也。豈可有應受賞而不受罰之理乎。試觀世人管理主業

資財。或受本資以營息者。管業營息之期既滿。業資之主。照所付業資多寡。則計盈足缺少。虧本倍利。以爲賞罰輕重之準則矣。況天主以本性及超性無數之恩。皆付與吾人。以爲靈魂之業。而做善之本資。令吾善用取益而不致損。安可無定察吾人悖合主命之日乎。乃天主定審判之日。爲嚴察靈資。或益或損。善用惡用。若以資有益而善用之。則賞之也。若有虧損而不善用。則罰之也。

審判之案有四。痛悔一。告解二。私判三。公判四。先二者恤案也。後二者嚴案也。先二者生時仁父赦罪。飴時也。後二者死時嚴司罰罪。義時也可。愛其飴可不懼其義乎哉。聖奧思定曰。爾慎勿自欺。天主之良善。固可愛也。其聖怒愈可懼也。生時無惡不赦。死時無惡不罰。飴主義主。各有其時也。凡生時至恤案。悔罪蒙赦。則死時至嚴案。必無復懼。恤案所赦之罪。嚴案無復再斷矣。若生時不至恤案。或不善至。必後至義案。聽斷

其罪。卽各人死時。屍骸歸土。其靈至天主臺前。聽審判。一生所惡言行。凡有爲惡。不拘大小。雖人未及聞者。暗密不明之罪。雖妻兒未及知者。暗心所成之惡。雖口未露出者。一一現露於天主臺前。纖毫不遺也。卽一念一言之失。雖幽獨雖微小。皆施嚴罰。此時我罪甚醜。何能不甚大羞恥乎。此時我罪甚重。何能免天主之聖怒。而不施嚴罰於我哉。

私判之嚴。甚可畏矣。聖奧思定思之曰。審判之案。

上有吾主爲定案司者。下有地獄開一大口。爲吞下犯人者。一邊有各樣罪惡。爲眞實之徵也。一邊有一黨羣魔。爲原告及掌戮者。有護守天神爲証所施之恩者。又有靈魂爲被告者。並有惡人之良心。爲計罪之簿者也。犯者見已四圍如此。甚多見証。並無詞可對。無路可走。無所可望。驚駭煩悶。可知如何深哉。此案者。比之世間之案。相遠無比也。世之審司者。能力甚弱。有所不及。聰明甚鈍。有所不知。是以或有自欺。或有

受人之欺也。私慾至深。有不公義。或受人賄。或受人情托矣。犯者或有強証爲實。或有不肯自招。或罪不顯其惡。種種脫身之多路也。尙一到公臺之前。而見將審其罪之司者。憂慮至甚。震慄如死。况我犯萬罪。每每甚醜。甚重。至天主嚴臺。見天主至公至義。至威至嚴。大發聖怒。將定我死罪。而罰永遠之苦。驚駭之至。當何如哉。聖伯爾納多曰。隨爾思念何苦。任爾慮想何凶。皆不能比罪人所受聽審判之苦矣。

凡欲戒惡爲善者。莫若於思念審判之嚴也。惟真能思念審判之嚴者。斯乃真能畏主也。真能畏主者。斯乃真能戒惡爲善而免審判之苦矣。犯罪時可試其証。吾人思言行。每乖正理。私欲不禁。皆由不想審判之嚴其故也。孰能誠想。今日凡我不善思言行。皆係得罪將來審判我者。而敢放肆不正之乎。譬如畫像者。明知帝王將必驗其所畫之像。而照像之細粗好歹。定其賞罰。何敢失顧。而不盡力於畫最美乎。况我思言行。

雖至微至密。皆係天主詳細嚴審。而定其無窮盡之賞罰焉。可不專務於善之哉。且凡我過失。皆係背逆明鑒我之大主矣。臣民雖最惡者。孰知帝王在已眼前。察己所行。而敢得罪之乎。況天主無所不在。而常臨我。無所不知。而明鑒我。何敢背逆。而輕賤之乎。

諸聖師勸曰。或思。或言。或行。如將至主臺前。審判善惡。以加賞罰。聖訓哉。則思念審判之日。非念之。如將來之日。乃如現在之日也。視己非如將

來聽審判。乃如現時在主臺前。聽其決我一生罪惡之案矣。能如此真想者。則心中所生恐懼之情。至甚無比。所發戒惡之心。至切至熱。不可勝言。設若念己如今時在主前。明見己罪甚多。甚醜。則怨之恨之。至甚矣。念己欲復回於世。改過遷善。滌罪立功。而永遠不可得也。則苦楚疼痛。至甚矣。念己看見地獄大窩。齊備萬苦。以罰我罪。則震慄驚駭。至甚矣。念己看見前時所輕慢之天主。顯現嚴威。則愧恥駭羞。至甚矣。念己

看見大羣醜魔虐心厲色叱我擒我。酷我而無路逃走。無人能救。無所可求。則憂慮煩悶。又至甚矣。由此而想。則將審判之時。驚畏羞恥之心。轉作今日驚畏吾主。而愧羞已罪惡也。將審判之時。怨恨罪惡之心。轉做今日怨恨已罪。而定心戒惡情也。將審判之時。願作善之心。轉做今日願作善。而勉力速行之。如聽審判回來行之一般。則至天主臺前之時。無所可懼。無所可恨。無苦可受。反甚喜甚樂。蒙天堂榮福之報矣。

魔鬼恨人至甚而以人之苦爲己樂。以人之害爲己益也。若有害人之機會。豈不盡力於甚害之也。況平生隨着我。以計我所犯之罪。若我有罪。何願隱藏而不告我哉。其告我時。何能含仁而不甚虐告我乎。卽審判之時。將其所知道我一生之罪。不拘輕重一一露出以告我矣。又舉理多端爲徵我應受罰矣。卽曰。至義至公。天主此者進教之時。雖許絕我魔鬼。眞是懷我於心。平生雖有進教之名。確無奉教之實。常聽我命。而

背天主。今安可天主寬恕收之。而不交與我苦之哉。爾常保佑引之行善。雖最易行之善。皆不肯從命。我誘之行惡。雖甚難行之惡。而我難看行之污穢。皆願從我誘惑。今爾欲賞之。無毫功勞可賞。欲罰之。有萬罪可罰。安可賞之。而不罰之。永苦哉。此者原係天主之人。因其爲天主所造。而救贖者也。今應爲我之人。因自將己靈魂賣與我也。爾贖之價。雖無窮者。其厭嫌之。而不願爲爾孝子。我買之價。雖甚賤者。其貪戀之。而

情願爲我奴矣。爾許之以天堂而不應承。我許之以地獄。而就允諾。今安可定其爲爾天堂之義子。而不定其爲我地獄之奴哉。天主至公。何能奪此人爲己人。而不定其爲我人哉。速速定其死罪。而交與我矣。此時我萬不能申訴。而破魔鬼之証也。惟有疼痛煩悶。自怨自恨。無所不及也。

當時惡者視已無詞可對。以駭魔鬼之告。乃向護守天神。懇求代我申訴。而救我也。天神不但

救。反將一生所負之諸恩一一証明而嚴責我。曰。爾在世時。我引導爾正路。而不從。教訓爾棄邪。而不棄。勸爾爲善。而不爲。誨爾戒惡。而不戒。爾自爲之。爾自致之。今可有何詞代爾申訴乎。我光照爾心。令爾明見罪之險危。而能避之。卽與損友相交。等我勸爾絕之。相別隔斷。爾反固執於相親。致犯無數之罪也。我賜爾痛悔。告解之機會。以得聖寵。爾或告不明。而悔不切。或善告眞悔。而得罪赦。則速復犯。而如狗返回吞食。

先嘔吐之糞也。魔鬼謀害爾死。而墮地獄。則我禁之。爾既在世。應遷善立功。反托賴有生命。而加罪惡也。爾明知魔鬼之害。而不避之。明知我無數之恩。而背忘之。如是醜惡者。安可作爾之主保。而救爾不受永苦哉。講畢。則轉向天主曰。此者卽是天主所命我護守靈魂。依命護守照顧。處處引路。事事教訓。但其不遵我教。而依魔鬼之誘也。不論異端。不拘邪術。皆信而行之。只是正教。眞道。皆不信。又更不行之也。奈何。今求

天主施之公義。定其死罪。而降無窮盡之苦也。此時天神不肯救我。反告我罪。望誰可救。求誰可憐哉。總是無所可望。無所可求。無所能救。惟有自恨自怨。棄已絕望。而受永苦也。

設若無天神魔鬼做証。人之罪惡尙不能隱藏。另有人之良心。告訴各人。而顯露其罪。無所可遺也。凡人照己良心。則明見自己諸罪。如照鏡者。鏡內明見自己面上之污也。世人犯罪皆暗心知惡而駭羞。非良心明示而告之。何能知惡而

羞乎。若有不從良心。裝飾已罪。而不認已爲惡。則良心復告。多回刺心。令其醒悟。而明知之也。世人之良心。大爲私欲所蔽者。尙能如是明示人罪。況審判之時。良心光明至極。無私欲能蔽。安可有不明示人罪乎。

良心露出我罪。一一排列於我目前。令我明証此果係我所爲也。比之小鷄。明証其所生之鷄爲其本母矣。人之罪惡。在人之前。如有口舌。而謂之曰。爾爲我之父母。我爲爾之兒女。我爲爾所

生者。爾爲生我者也。何敢與爾相離。而不跟隨爾乎。此時犯者。何能不招。而不認惡哉。又良心顯罪。如將其罪畫於帳上。然後送此帳與其人視之也。人視之時。不但明見已本身之諸罪。並明見諸罪之情由。如犯罪之計。犯罪之路。犯罪之心。犯罪之樂等類。皆詳細明見。一毫不遺也。此時人見已罪。與生時見之相遠至極。生時罪惡變其醜貌。而顯如有美貌。及爲可愛者。人之心目昏迷。難於詳細已罪。審判之時。罪惡不能

變其醜貌。人之心目不能悞視之。則見之爲甚醜甚惡。而最可恨者也。此時犯者轉思。生時自行。如是醜惡。駭羞憂慮。至甚無比。自怨自恨。不亦甚哉。

天主將定我罪。先責我負恩之罪如此。我造萬物。以服事爾。造日月爲光照爾。造諸糧爲養育爾。賦爾靈魂爲認而愛我。加以寵佑扶爾爲善。爾應謝恩。反加罪於我矣。我降生爲救贖爾。受辱望爾得榮。受萬苦望爾受萬福。受死望爾得生。

爾反不願得生。而冒永死矣。我加恩愛。爾忘恩不認。引祐教訓。爾詐聾不聽。加威驚嚇。爾加硬不畏。種種萬罪。而輕慢我也。生時多見我之寬恕。容爾悔罪改過。今時則見我之威嚴。而施公義也。生時不肯認我。爲爾至仁至慈大父。今必認我。爲爾至公至義之主。及爲定爾死罪之司者也。旣爾在世犯無數之罪。今轉思有何開消。有何告解痛悔。補罪之聖功乎。此時犯者。無句可對。只是恐有聖母可憐。天神可恤。聖人可慨。

乃轉目普視而尋主保。聖母天神聖人皆見之。以爲可恨可罰而不可救者也。此時欲逃走而不可得。願死又不可得。一切無所可望。惟有呼號啼哭低頭而候。天主定其死罪耳。

且天主大發聖怒曰。爾爲不勝醜惡者。必應下地獄。受罪惡之永報。萬不可升天。見我容貌而享我無窮之福矣。速速走開。離遠於我。而下地獄。與魔鬼同受萬苦矣。此時魔鬼見己告羸快活至甚。啞啞狂笑。而來擒我。其凶暴動刑。苦楚疼

痛不知如何矣。世人遇着豺狼。通身大震。而驚如死。若動發一爪。人難於再生矣。况魔鬼不勝之暴虐。比之豺狼之虐。至甚無比也。其凶猛仇酷靈魂。當之如何。魔鬼既捕靈魂。則丟於地獄羣魔。永遠苦之。可不畏哉。

聖達彌亞諾述。昔有二人。去山砍柴。山內遇一甚大龍蛇。其身有兩首。每首一口。每口一舌。每舌生成三箭之體樣。大開兩口。弔出兩舌。而迫近二人。其一胆大堅壯強。量將斧頭砍蛇一首。龍

蛇發不勝暴虐。撞觸其人。而纏其身矣。人見已大禍之中。大聲呼號。求伴救之矣。伴者膽力甚弱。不敢近之。甚慌逃走。捨棄其人。隨蛇報仇。而害之也。乃龍蛇扯之。至於已穴內。以苦之也。聖人曰。我思此情由之時。所生之恐懼。所發之憂慮。至甚至大。自不能解之也。所思者。卽是人與蛇在於穴內。該成何體樣。人見已無所能救。及無所可求。該做如何之想。見蛇無能解己心怒。無能改己猛性。所生之傷慘。不知何若。受蛇咬。

之萬口。每口甚虐甚勵。其所受之苦。不知如何之苦哉。聖人如是思之。不勝憂慮。憂慮更甚。則思之更甚。思之更甚。則憂慮又更甚矣。况思想地獄龍蛇牽人於地獄內。羣魔仇之。而加重重萬苦。永遠受之。而無有時可望。其所致之苦。所生之驚畏。不亦甚哉。思之之念。如是之切。而能加苦加驚至甚。受之之勢。可不甚切乎。受之之苦。可不爲無窮之人難測之苦哉。慎之慎之。而以爲鑒。

公審判之說

公審判之意。畧有三。一凡世人者。做善做惡。皆係靈魂與肉身同做。則受善惡之賞罰。應兩者同受。豈有一受。一不受之理乎。私審判之時。惟有各人之靈魂在案。肉身歸土。未曾領受其報。待至公審判之日。靈魂付原軀。兩者同詣公判。而同受善惡之永報矣。二凡居世者。不拘善惡。俱享世福。皆受世苦。善者或受窮難夭死。惡者或受富厚壽死。未可定也。愚者不明其意。乃疑天

主公義及仁慈之情也。公判之日。天主顯現其甚妙意。而發露各人受苦樂之故也。則萬民知天主至公至義。至仁至慈。而先凡所生之思疑無不解消也。三凡人之生。或善或惡。孰能量度而定之也。有似善者。真不爲善。而錯認爲善者也。有似惡者。實不爲惡。而錯認爲惡者也。公判之日。各人之善惡。不拘幽明。皆露出與萬民知。則善者惡者相遠至極。相別至明。再不能相似也。人永不能錯認之。而以善者爲惡者。以惡者

爲善者也。

公判之日。有多名稱之。曰。天主之日。曰。至苦至凶之日。曰。至威至迫之日。曰。天主大發聖怒之日。曰。天主定萬民善惡案之日。公判之情。皆爲最可畏者。人深思之。無不恐懼。而其圖樂之心。無不消滅矣。聖熱落尼莫曰。吾思末日之嚴。心寒身顫。飲食之時。工行之間。常聞主聲。呼我至其臺前。以聽審判。而定罪案。偶遇樂時。此末日之念。如盜速出而進奪吾樂也。大德之人。想審判

之念。畏懼絕樂如此。罪人宜如何哉。審判之念。所致之益。至甚無所可比也。惟能想此日之嚴者。乃能退惡進善。克已修德矣。自古至今。不勝數惡者。改過遷善者。不勝數善者。絕世修身。不勝數修者。旋繞萬國。行教勸人。皆由常思審判之念。其故也。孰能眞想自己善惡。此日發露與天神魔鬼及萬民知。而不盡力去惡行善乎。由此而想。世人行善做惡。由念忘末日其故也。孰欲爲善。而不思之。孰眞思之。而行惡乎。孰欲行

惡而不忘之。孰忘之而行善哉。

公審判事。爲天主所定者也。故不可望改變其例。而日後無審判者也。蓋天主所定之言。永不能受變。天地有壞。天主聖言。不得有變矣。則日後定有審判。不必疑也。惟有其時。人莫可定。天主默而藏之。俾人常畏。而恆防焉。宗徒問吾主審判之期。果在於何時。吾主曰。雖天神亦不知之。人何能知乎。惟其將來。先有兆矣。審判之兆。至迫至凶。世間最可畏者。莫若於審判之兆矣。審

判之日。比之人死候之日。死候將至。人之通身。盡屬異變。爲死候之兆矣。乃四液相攻。而盡失平和。耳聾目變。鼻焦口黑。胸滾腹脹。面色失容。脉亂氣緊。聲啞不明。心中甚慌。明悟顛倒。靈魂逼迫於離肉身也。此者皆爲一人死候之兆。今世之人。最不忍看者。莫若於此兆矣。况審判將來。非一人受變。乃萬物受變。爲世界窮盡。及萬民死滅之兆。其兆之凶。豈世間患難可論哉。驚嚇世人。豈死候之兆。可比萬一哉。

審判將來。先所有之兆。卽是民與民相殺。國與國相戰。四方撓亂。不能太平。日月失光。星辰失序。天失運動。山林崩裂。全地大震。裂開大口。而吞下多城。海浪大發。鬪聲。驚嚇世人。海水汎溢。淹滿隣方。空中猛發雷電。暴風大作。甚猛吹山。令其改移。而失原所。一切萬物皆受異變。而不勝撓亂矣。蓋居世之人。原用世物。不但失物當然。反以物大悖天主矣。此時天主以物加苦世人。畧報其罪。當然之理也。

世人見天地大變。不勝慌忙。而驚駭如死也。容貌焦悴。面色如土。正是皆成死人之像也。我形像驚嚇爾。爾像貌驚嚇我也。我不忍看爾容貌。爾厭見我面色也。世人相驚相嚇。無不皆然。此時世人不思飲食。不貪睡臥。不圖財物。不營生理。街上如野。無人往來。官不審事。衙役離散。人逃至山。以避災難。禽獸入城。以救生命。惜哉。皆負其望。而無一可得安身之所也。在彼在此。不免凶死。親戚不能相救。父母兒女不能相顧。父母

往東凶死。兒女往西暴死。世人禽獸。無不皆然。今爾聞之。可不鑒哉。

審判已至。從空中大火降來。充滿地面。焚燒萬物。世人鳥獸魚虫草木五金寶貝等物。皆變爲灰矣。今時物與物相別。細物與粗物大異。尊貴與貧窮大有不等。朝廷與百姓相遠已極。萬物無不皆然。燒滅以後。細物與粗物。尊貴與貧窮。朝廷與百姓。不能相別。皆變爲相同之灰也。孰能分別灰與灰。朝廷之灰與百姓之灰哉。世物原

係從虛無而來。後變塵灰而去。可知世人戀之。不過戀虛灰一然。孰願多苦多勞。爲得享之。而不願絕之。爲得天堂無窮之福哉。

當時天主命天神吹號。達於四方。喚萬民復活。而赴聽審判。吹號一聲。萬民無不遵矣。從有天地而來。萬國萬人。不論善惡。或在天堂。或在地獄。皆必復活。立刻墳墓。及大海噴出原舊之屍骸。地獄吐出惡人之靈魂。天堂降來善人之靈魂。彼此皆合自己原舊之肉身耳。

惡人靈魂。一見自己原舊之肉身。不勝難堪之苦矣。乃怨軀曰。眞禍之肉軀。爾乃最可恨甚虐之奴者。生時爾固執於惡。戒爾做惡而不退。勉爾行善而不進。種種肆縱。累我萬罪。而致我今受無窮盡之災難矣。犯罪之意。皆歸於爾。犯罪之工。信係爾行犯罪之樂。皆係爾受此罪之惡。歸我乎。歸爾乎。爾自爲之。爾自致之。此罪之罰。何應我受。爾不受之乎。我待爾恕。照顧爾安。常樂爾心。爾應報我。反加害我。而逼隨爾行惡。則今

我受地獄之永死。豈不是爾累我乎。則我通生命與爾之日。爲我受永死之根底。寧願自受萬死。豈寧通一生命與爾哉。今我哀悲痛哭前罪。不能復望。恨錯怨差。不能改正。恨死願滅。而不可得。呼號天主。而不憐我矣。惟有自恨。而抱怨爾。則我所最願者。惟見爾受萬禍。且爾受地獄永遠猛烈之火。正是合我心志。而我自願受之。爲得見爾同受也。

古賢默思。借喻對証。卽設肉身如有聰明。而辨眞

假。及如有口舌。而還怨靈魂曰。眞禍之靈魂。爾
乃不勝醜惡。及亂言胡說者。爾怨我有何理哉。
凡我所有之醜惡。爾能戒而不戒。凡我所有之
邪情。爾能制而不制。每我將犯罪之時。爾應救
而不救。今爾受罪罰。焉可怨我而不自怨哉。天
主賦聰明與爾。令爾能分善惡。我本如瞎眼。盡
不能知好歹。乃托爾引迪。方能去惡行善。但爾
偏僻至極。指惡爲善。而令我行醜當爲立功。是
爾累我於萬罪。可不怨哉。天主定爾爲我主。定

我爲爾奴。待爾使用。方能行事。爾倒轉天主所定之規。不顧做主。而轉爲奴。遵我之意。而隨我犯罪。犯罪之時。非我自犯。乃爾引犯。此罪之惡。焉可歸於我。而不歸於爾乎。今爾自受萬苦。當然之理。何必累我同受乎。在世累我犯罪。今又累我同受罰。爾惡不更大哉。今我所最怨者。惟爾我相結合之事。寧我歸於全無。無寧與爾結合一日哉。奈何。此時天主強以結合。卽令兩者同赴審判。而共聽罪案矣。

善人之靈魂。一見原舊之肉身。歡喜快樂。不亦甚哉。則向之而恭喜曰。爾爲不勝眞福者。感謝天主。賜我得爾爲一生之良友矣。生時爾助我心。專務於善。勤緊於功。克己邪情。棄絕偏愛。戒慎吾思等類。今我受天堂之永報。皆係爾舉行之工。恭喜謝爾至甚矣。爾引我意。不厭窮難。不辭苦辱。不復仇恨。不謀爵位。不貪世福。不戀世樂。今受萬福萬樂。皆係爾絕樂受苦之勞。恭喜爾。不了矣。肉軀如有口舌。而賀靈魂曰。爾爲眞福。

及最可愛之靈魂。在世蒙爾正愛。及無數之恩惠矣。故今感謝爾不已。又愈感謝天主。賜我得爾爲平生之善主也。今我受無窮之樂。皆屬爾生時治我之功。讚美爾。至於無窮時也。靈魂對曰。我所行之善。非我私行。是爾同行。今受應報。安可自受。而不與爾同受乎。則與我結合。同享永福。而永遠感謝天主之恩也。乃二者仍舊相合。而成復活之人也。善者惡者復活。不勝大異。惡人之肉身復活。不勝醜陋。形像最穢。朽屍比

之不及萬一也。四肢百體。雖獲其全。但其劣弱幽色。甚無比也。善者之肉軀復活。光耀至極。勝於日頭之光幾倍也。其光榮至美。較與萬國萬王之光榮。相遠無已也。其身之毅勇最堅。萬筆述之。何能盡述之乎。

萬民既復活。必往若撒法山谷。爲審判之處也。天神將善人與惡人戴集於此處。善者惡者既齊。諸天大開。本十字聖架顯於空中。善者見之。感謝吾主救人之恩。慶賀頌讚尊敬。惡者見之。記

念向時辜負救人之恩。痛哭悲號。自怨絕望也。此時吾主耶穌從天降來。乘雲顯於空中。爲衆目所覩。衆耳所聞。衆心所驚矣。聖母親近吾主座位之前。九品無數天神。左右周圍矣。吾主大顯天主之威。善者見其榮光。大喜大樂。充滿其心也。惡者見其威嚴。伏地痛哭。畏懼如死。萬不敢仰視吾主之面也。天神奉天主之命。分開善惡之人於左右兩邊。聖額弗楞曰。分別主教與主教。及鐸德與鐸德。則聖伯多祿去右邊。而茹

答斯去左邊矣。分帝王與帝王。則聖達味去右邊。而撒耳去左邊矣。分夫與婦。則亞斯額落去左邊。而額斯德耳去右邊矣。分父與子。則亞巴郎去右邊。而達勒去左邊矣。分兄弟與兄弟。則亞伯耳去右邊。而加引去左邊也。分同行諸善惡者。則分學士與學士。客商與客商。農夫與農夫。工匠與工匠。一切善者皆去右邊。而惡者皆去左邊也。

惡者見善者不勝榮光。及不勝福樂者。而自己最

凌辱。及最災難者。疼痛怨恨。不可勝言。帝王者。見己小民。如花子及痲瘋者。登聖人至尊之位。而自反做惡僕卑賤之匪器。卽憂自恨。不亦甚哉。高位者。見己治下之庶民。與神聖同一所。而自己與魔鬼及惡人同一處。惶愁何深哉。慘虐之司者。見己所苦之善者。受天主無窮盡之洪恩。而自己受魔鬼永遠之刑罰。切齒自怒不已。做主者。見己奴者。爲天主甚愛之義子。而自己爲魔鬼最恨之奴。煩懣憂慮。不盡言矣。尊貴者。

見前世之卑陋。及貧賤者。轉爲尊貴富厚者。而
自己爲輕賤。及窘難者。不勝怨恨也。外教者。見
己在世所戲笑侮慢教中者。爲最可頌讚者。及
至高名望者。而自己最可欺負者。及甚可羞辱
者。愧恥無所可比也。此時惡者醒悟。而謂己曰。
吾眞爲癡者。眞爲狂者。又指善者曰。其眞爲智
者。眞爲聖者。其在世行善立功。則吾恆侮慢戲
笑之。而見爲愚蠢者也。其忍受苦。棄絕世俗。不
貪財色。則吾見爲顛狂者也。今知否也。乃其在

世所爲之事。至善矣。至美矣。所行之路。最正矣。最坦矣。故今日爲眞福者。爲天主之子者。吾在世所爲之事。不勝醜也。所行之路。不勝歪也。故今日爲眞禍者。爲魔鬼之奴者。可不慎哉。

善者惡者。既分於左右。必開計萬民功罪之簿。而指著萬民之善惡也。將一人之善惡。傳與萬民知。將萬民之善惡。傳與各人知之也。凡人不論大小。不拘貴賤。在世所思言行。或善或惡。或輕或重。一一顯露於萬民之前也。不但發露人所

顯然行之善。及所昭然犯之罪。又發露善人幽獨之善。及惡人暗地之惡也。善者在世。外貌樸陋可賤。心中隱藏善德功績。卽是如孤山隱藏金銀寶貝一般。惡者在世。外貌端正可重。心中隱藏醜惡罪愆。卽是如花棺材隱藏臭屍一般。審判之日。天主開明各人之心。發露各人所隱藏之善惡。萬民則知孰爲眞善者。孰爲眞惡者也。發露善人幽獨之善。以增其榮光也。露出惡人暗地之罪。以加其凌辱也。惡者見己毒心偏

意計謀詭巧。瞞騙偷盜。貪饕好色等惡。皆露出
 萬民知。羞乎不羞乎。奸童女者。僭人之夫者。姦
 人之妻者。一見其罪。皆明顯與萬民知。愧恥羞
 辱。不知如何之哉。若將爾所犯諸罪。及犯罪之
 情由。與犯罪之狀等類。一一畫在於帳上。然後
 將此帳掛在於市中。衆人明見。爾何敢仰視人
 面乎。安能保已生命而不羞死乎。況將爾所犯
 諸罪罪之情由。及罪之狀。一一發露與天神魔
 鬼萬民明見。何能不勝羞辱哉。聖巴西畧曰。此

時惡者所受羞辱之苦。比之其所受地獄之苦。更深更重也。

此時不但顯露善人之善。惡人之罪。並露出善者之惡。惡者之善也。聖伯多祿背天主之罪。聖保祿謀殺教中人之惡。聖瑪達勒納所犯污穢之罪。皆露出與萬民知之也。露出之罪。不能致羞辱於善者。反致不勝榮光及福樂也。善者在世痛悔告解遷善。而蒙天主赦罪。則其靈魂全潔淨也。其罪之惡。消滅也。故不但無所可羞辱。反

有痛悔之德可讚。告解之功可美。遷善之績可頌也。露出之善不能致榮光於惡者。反致其不勝羞辱痛恨也。惡者在世所爲之善。不稱爲恆善。因其爲善隨起隨止。不能常久而始終不一也。故不但無所可讚。及無所可致榮光。反有忘勇德於行善之惡。可恨。有失堅心於修德之罪。可惡也。

審判之時。不但有計罪之簿。或人之良心爲憑。並有魔鬼爲原告者。及天神爲見証者也。彼此卽

將惡人平生之罪惡。詳細告於天主臺前。發露於萬民之前也。天主將惡者之妄思言行。一一嚴責之也。又將惡人背忘私恩之罪。辜負公恩之惡。及所當行之善而未之行。所能戒惡而未之戒。一一嚴責之也。此時惡者無句可對。若欲呼號天神。哀求聖人。轉求天主。必無一可代求也。因其在世。辜負天神之引迪。不遵聖人之道。不踪善人之跡。不顧聖經之言。故審判之時。神聖不但不代求。反大怒之也。惡者欲稟訴。無詞

可訴也。欲逃走而不得逃也。欲死而不得死也。一切無所可求。無所可望。惟有伏地痛哭。自怨自恨。而候天主定其死罪之案也。

審判已畢。賞罰已定。吾主喜色。向右边。謂惡者曰。爾等爲天主三位所愛。及所眞福者。來矣。升矣。受享。從有天地所預備。爲賞爾等天堂之國也。爾等在世爲我受難受苦。今受我永遠之福。應報也。在世痛哭所犯諸罪。除絕罪惡之根底。喜心修德立功。今蒙我無窮之樂。應報也。在世勇

力恆心攻勝三仇。今受我天堂萬福之冕旒。應報也。爾等在世將己靈魂肉身生命。思言行爲。及諸事務。全托於我。我今將我本國諸美。全交於爾等。來矣升矣。而享我萬福萬樂常生天堂之榮也。善者聽聞吾主此言。卽時大發踴喜之怡情。與熱烈之毅愛。感謝天主弘恩。稱頌主保聖母。讚美護守天神報達。引其做善之佑。慶賀扶其立功之友也。此時善者之心。所嘗之味。所享之樂。何其甘哉。何其美哉。而彼惡者所受之

慘愧所遭之憂鬱。何其酷哉。何其深哉。

吾主怒色向左邊。謂惡者曰。爾等爲不勝眞禍者。離矣下矣。永受所預備。爲罰魔鬼及其使徒者。無窮盡之火也。爾等在世。辭勞於善。而求安於惡。恆圖世福。而忘天堂之永安。今不獲天堂功勞之報者。而反恆受罰惡之苦。公罰也。爾等在世。順魔之誘。謀貪穢樂。戀習敗俗。貴重虛財。輕視吾樂吾命吾恩。今不蒙我之恩愛。而與鬼魔永受窮苦之刑。公罰也。爾等靈魂肉身。三司五

官及凡思言行。皆爲眞禍也。永無有福可望。無有禍可避。卽屬醜魔至卑之奴也。離矣下矣。離我爾等至慈至仁之大父。永遠不能見我面也。離我萬福萬樂天堂之國。永遠不能享之也。離我至寬至飴之聖母。永遠不能蒙其保護也。離天神聖人。永遠不能相交也。離矣下矣。卽下地獄。硫黃猛火之湖。萬苦萬禍之處。與魔鬼人類之仇。及永罰暴虐之掌戮。永遠同居。永受萬憂萬窮萬刑萬辱。及萬死也。吾主此言如刀鎗惡

人之心。而致其不勝戰懼愁嗔也。且其向東望救。而望絕也。向西望救。而望負也。惟有魔鬼擒着。地面大開。而吞噲之也。惡者既下。地面復闔。獄門永封也。誑世囚僧。自稱破獄者。此時何在。必盡屬地獄也。事畢。吾主始升善者。同上而同入天堂。永享無窮之榮福也。爾今聞知。當以爲鑒。而勉力痛悔改過。寧願受萬苦在世。不願受地獄之苦也。寧願失落世間萬福萬樂。無寧失落天主所定做善天堂常生之報也。

卷二終

朝夕焦愁謀世務
盍思歿後往何處
上天下墜任人選
福善禍淫權在主
魂詣主前聽判稽
心懷妍醜著明期
至公至義悉鑒察
賞罰森嚴莫可欺

直至世窮公審判
萬民復活赴嚴案
忠良奸宄分左右
陟降無詞可訴辯
善賞升天享永祥
惡投冥獄遭諸殃
吉凶永案斯時著
奉告賢君趁早防

四終畧意卷之三

泰西聖奧思定會學士白多瑪述

地獄之說

天主預備做善之賞。以勉世人進善立功。定做惡之罰。以戒世人肆縱行惡也。若人無賞可望。孰能勤敏而不怠於善。若人無罰可懼。孰能厭罪而不樂於惡哉。乃世人無善可指。無功可計。而罪惡不勝數也。此者豈不是大悖天主生人之意哉。試觀國君預備宮府。爲官安居之處。預備

監牢爲禁拘犯人之所也。天主初始預備天堂。至峻至光之所。爲天神聖人受享萬福矣。預備地獄至深至冥之處。爲魔鬼及惡人永受萬苦矣。地獄者。有多名稱之。曰不勝污濁之深洋。曰承萬世所流臭糞之塘。曰絕望無測之淵。及背望無底之海。曰受天主教怒之大湖。曰永罰惡者之監牢。曰載恆燒不滅猛火之大池。曰硫黃烈火充滿之大窩。曰聚集萬苦之所也。地獄之苦。不勝數也。是苦盡攻。是樂盡散。萬苦俱齊。萬

樂全無。無所爲樂。無所不爲苦矣。

昔宗牧因諾曾爵曰。有一讀書者。在世好學。而不樂於善。死後大發火燄。顯於其師見之曰。在世雖專務辯駁道理。但不學習行道。故死後天主定我下地獄。永受無窮之苦也。師問地獄亦有辯駁道理一事麼。對曰。凡地獄所辯道者。總歸於一端。卽是有無者。皆無有不苦者也。師問此言何解。對曰。或是或否。悉爲苦也。凡地獄之事。不拘何類。不論何等。皆屬加苦者也。眼所見之。

像。加苦矣。耳所聞之音。加苦矣。口所嘗之味。加苦矣。鼻所齟之氣。加苦矣。百肢所觸之物。加苦矣。靈魂三司無不皆然。明悟所想之念。記含所記之事。愛欲所愛惡之物。無不加苦矣。地獄種種多苦。不能盡言。每每至深。而無終時也。世間所謂苦者。比之地獄之苦。不可以爲苦。真是如將畫物。比之眞物。一然。有時天主賜人暫見地獄之苦。以後其人凡遇世間之苦。雖最重者。皆歡喜忍受而不見爲苦。凡有行善之工。雖最難

者。皆甚樂行之也。許多國王。及各等人者。聞其所講地獄之苦。見其所行之苦功。則棄絕世間之榮光。忍受世間之苦辱。而盡力克己修德。爲得免地獄之苦也。

地獄萬苦。總歸二者。一曰失苦。一曰覺苦。失苦卽是失落天主之憂慮。失落天堂萬福之愁懣。永不復得天主及天堂之痛恨矣。覺苦卽是肉身五官。及靈魂三司所受之苦。如烈火寒冷饑餓喉渴。臭穢。暗黑刀劍。鞭杖。及能致疼痛諸刑也。

凡居世者。所犯之罪。皆有二惡。一卽是輕賤不
欽崇天主。及不專心仰望天堂永福之惡也。二
卽是貴重世物。及邪愛世樂之惡也。故地獄有
二苦。以對罪之二惡。當然之理也。以失苦對輕
慢不尊敬天主。及不專向天堂之惡也。以覺苦
對貴重世物。及邪愛世樂之惡也。輕賤天主之
惡。比之與貴重世物之惡。愈重愈醜。故所對之
之失苦比之覺苦。愈深愈重矣。設有一人戰勝
強盜而將登帝王之位。不料事變。強盜登位。而

將此人監禁重刑之也。此人之覺苦雖重。但失帝王榮福之苦。憂愈重。不復得帝位之痛。恨愈深也。况失落天主。及天堂萬福。其苦至深。地獄豈有覺苦可論哉。

聖大瑪則諾曰。凡失物者。受苦多寡。照物貴賤也。物愈貴。失之之苦。愈深。愈重也。天主無窮之美。無限之貴。故失落天主之苦。必無可測之苦也。若人失一手指之平安。則辛苦至甚也。若身中小骨離散。而失落原舊之本所。則疼痛苦憂。更

重更深也。况失落天主。靈魂之安樂。靈魂之生命。永遠不能復得。其苦豈有別苦可比之哉。聖雅歌伯古聖人聞已子若瑟死亡。憂慮至甚。無所能解之也。屢屢哭之。無所能拭其淚也。遇有欲慰之者。則曰。至於我降載吾兒之地獄。不絕悲哀也。爲失不得不失落兒。苦憂如此極。况失落天主。最不可失落之大父。其苦至深。難擬其何若也。

帝王者。欲報大臣之功績。乃賜之以面見。世人皆

以此爲大福也。欲責其過失。乃不許其朝見。世人以此無不爲大禍也。意思巴呢亞帝王罰二位諸侯。不虔心與彌撒之罪。曰。自今以後爾等勿至於朕之前。永不許爾等見朕之面矣。帝王此言。如刀鎗死一位。如毒藥顛倒一位之明悟。平生爲瘋癲。再不得原舊之聰明也。此帝王者。不過人類。大臣不得面見。尙爲如此之大禍。況失落天主。萬王之王。萬國之尊。萬民之主。永不得享見其面。斯苦豈有苦可比之哉。

失落天主。勿曰。並又失落萬福。而得萬苦。惟曰。失落天主而已。其苦不甚大哉。聖奧思定曰。設若惡人失落天主。而得萬福。其苦尙爲不能堪之苦也。達味聖王欲畧赦己子亞撒亂之罪。曰。雖許歸家。不許見面。其不得面見父王。憂慮辛苦。不勝難受之也。乃囑人代求。父王曰。求寬我罪。而許面見。否則寧可殺我也。亞撒亂在家。不勝光榮。安逸戲耍。飲食任意多寡。一切世間萬福。無不齊也。只是不得暫見父王之面。故愁懣至

甚而寧願失落萬福。與己本命。無寧受不見父王之苦矣。况失落天主至仁至慈大君。永遠不能享見其面。其苦該是如何之深哉。

聖奧思定曰。失落至仁至慈天主之憂慮。不得享見天主聖容之苦。可畏可懼。勝於地獄萬苦也。聖大瑪則諾曰。一千地獄之火。聚集焚燒一人。其苦比之與失落天主之苦。輕矣小矣。聖鋪諾計地獄人之言曰。寧願地獄慘酷掌戮。及狼猛皂隸者。加暴虐於暴虐之上。增刑罰於刑罰之

上。添苦難於苦難之上。而聚集至凶至迫萬禍於我身上。盡受無寧。受失落天主之苦矣。種種萬苦甘心受之。爲得享見天主聖容矣。況失落天主。並失落萬福。而得萬苦。其苦何能解之乎。天主爲萬福萬樂之原。失落天主。萬福萬樂並全無矣。聖母永不得享見矣。天神聖人永不能會矣。聖恩永不得受也。天堂永不能進也。永遠流徒常受無窮盡之羞辱。及無終時之災難也。此者豈不是第一甚大無比之苦哉。

覺苦乃內三司。外五官百肢所受者也。世人生時。用三司五官以得罪於天主。故死候該受其報。三司五官每犯多罪。故下地獄無一不苦。而皆受所當之罰。及所對其罪之刑也。在世眼目樂看非理之色。喜看童女及各樣邪淫之事。故在地獄。不但受暗黑烈火之苦。並受看醜像之憂慮也。其所視之像者。魔鬼及惡人之醜像也。我眼看之。卽增我憂而我愈多苦也。聖加達利納見魔鬼醜貌一次。則心不勝難堪之苦也。欲畧

言其苦。則曰。寧願走滿火之路。迨世界窮盡。無寧再見之也。況在地獄。永遠見不勝數魔鬼。其苦不知如何也。又見魔鬼所變驚嚇我無數之異像。一變爲獅子者。一變爲虎狼者。一變爲蟒龍者。一變爲毒蛇者。一切皆變爲多樣惡獸毒虫之像。而發火焰。切齒速來。咬苦我也。我見其體樣。驚駭如死。而所受之苦。更不知如何也。又見惡人怨恨我大怒之色。地獄之人全失人心。如猛獸相齒相殘。在世不勝相愛。而不忍相離。

者。如父子及親友者。一下地獄。相恨相怨。如大
寇仇矣。甚願相離。而不可得矣。不忍相見。而不
得不見矣。則其忿怒之色。嫉妬之面。怨恨之貌。
加倍我苦。而我愈多苦矣。我今在世。與我仇恨
者。不忍暫時相會。偶遇而見之。煩懣憂慮。不可
勝言。寧自受大苦。不與相見矣。况在地獄。永遠
親見無數至虐寇仇。其苦當之如何哉。

在世耳。躲樂聽毀謗。妄證邪淫。及諸非理之言。故
在地獄。不但受烈火之疼痛。並受聽聞號聲混

撓之苦也。地獄到處紛紛喧鬧矣。右邊所聞者。悲號啼哭之音也。左邊所聞者。相怨相恨之號聲也。前後所聞者。刑罰器具之響也。四圍所聞者。絕望咒已咒人之厲聲也。此者所致於我之苦焉。可擬其如何之深哉。設若將幾千犯人。聚集於一堂內。同時加百端重刑殺之。而我在堂內。聽其喧鬧涕泣之聲。則我心中。悲傷煩悶。不盡言也。况在地獄永遠聽聞咒我咒人之厲言。及罰我罰人刀劍鞭杖之響矣。其苦至深。萬筆

寫之豈能盡寫萬一哉。想我如今。不忍聞孩童啼哭之聲。或狗吠之音。若將號器。靠我耳。躲出力吹之。嘈鬧我耳。更不忍聞之。况在地獄永遠。混擾我耳。何能聞之。其苦何能當之乎。

在世鼻鬣香氣。及陷我犯罪諸氣。故下地獄。不但呼吸猛火之氣。並鬣硫黃毒煙臭穢。及難堪之臭穢也。地獄塞密不開之所。無窓戶風氣通進。硫黃猛火大發毒煙臭穢。惡人稠密。相壓相逼。如小鹹魚相壓於筐內。其所出臭汗。所發臭氣。

瘟屍腐獸比之。不能萬一。我鼻聞如此臭穢。加苦於我。不知如何矣。設若將我。而與數日之屍。接合繫縛。我口與其口。及我鼻與其鼻相對。或將瘟人之屍骸。入與我同一間屋。而焚燒之。其臭何能齟之。而不被臭死乎。況在地獄。魔鬼惡人臭氣。及不勝數臭穢。何能永遠齟之哉。聖文都辣曰。若地獄一人。返回於世。其所發臭氣。足臭死普世萬民矣。聖瑪耳聽祛。一鬼之後。齟其所遺之臭氣。則視已如在地獄矣。況在地獄不

啻一千一萬魔鬼之臭。不啻一千一萬惡人之臭。每每臭穢勝於萬腐狗屍。其臭何能擬其何若。其苦何能詳解之乎。

在世口犯百端之罪。如貪饕罵詈誑証毀謗。諂媚誕言淫語等類。故在地獄受吞吸嘔吐猛火之苦。並受饑渴及嘗苦味之苦矣。口所嘗者毒蛇蟒龍之苦胆。及萬種毒味也。所飲者銷鎔臭銅。及能致苦諸飲也。想我如今嘗錯苦物。雖不最苦者。及不甚毒者。如苦藥辣椒等類。都不能當

其苦。況在地獄。毒蛇苦胆。銷鎔臭銅。何能永在口中嘗之乎。又地獄所飲食者。雖能加苦。不能消渴充饑也。故在地獄者。雖恆飲食。常饑渴也。饑渴所致之苦者。最深最重。別苦比之。不可爲苦也。金第利亞曰。瘟病交戰。相鬪諸害。比之饑渴之害。不可以爲害也。饑餓者。不但致人食腐獸毒虫之肉。及能害命之諸物。並令人全失人心。而食自己兒女。及本身之肉也。喉渴者。無不一然。不但令人飲最濁及甚毒之汁。並令人飲

本身之血也。世上數日饑渴。如此難堪之苦。况在地獄永遠不勝饑渴其苦孰能當之乎。

在世身體百肢貪安逸快樂。而犯萬罪。故下地獄沉淪於猛火之中。亦如魚沉溺於海水裏。凡生人者。燈上微火暫燒一指。萬不能抵。况在地獄遍身內外。身體五臟骨頭腦髓脉絡筋節。皆爲猛火所通透。而永遠所燒者也。其苦當之如何。地獄之火。最猛最虐。豈有別火可比之乎。聖奧思定曰。世間之火。比之地獄之火。卽是如畫像。

之火不可爲眞火也。伯多祿賢人述兩個魔鬼手拿一大煎釜。顯現與一臨終之人見之。而對曰。爾下地獄。卽用此釜煎爾。講畢。遂傾倒釜內一滴火於其手上。其手須臾盡燒成煙耳。見之者。驚駭如死而辛苦至極也。矧受之者。震慄痛苦不亦甚哉。況在地獄猛火大海。永燒身靈。其所致之苦。豈不是最難受之苦哉。擲瑟賢人曰。若將普天下樹木聚燒而成一大火。其火比之地獄之火。不及萬一耳。想我如今。若定我被此

大火燒一百次。每一次燒一日。我苦不知如何。人必不堪聞。更不忍視之。我尙能受之乎。況在地獄。更不止燒我一百一千次。更不止燒我一千一萬年。乃萬萬無終之年。燒我也。其苦萬舌不能盡言。我何能受之乎。

身體百肢。不但受猛火之苦。並受寒冷之苦也。兩端之苦。相輪相更。有時受火。有時受冷也。燒我之時。忽然魔鬼搬我於雪內。而始受寒冷之苦矣。我在雪內。又搬我於火內。而始受火燒之苦。

矣。此等之苦。至甚至重。言不及也。聖奧思定曰。此相輪及相反之苦。爲惡人所受甚大之苦者。設若將我進於一燒紅鉄球之內。或於一大火圍之中。漸漸被燒半燒之時。忽搬我於一冰水之湖。其苦我能當之乎。况在地獄猛火海之內。忽搬我於雪海之內。永受火雪相更相反之苦。當之如何。又身體或在火內。或在雪內。常爲桎梏所拘攣者。萬不能轉動左右兩邊。其苦更不能當之也。想我如今若人將我枷號鎖鈕。上狹

床等刑。其苦最難受矣。况在地獄。拘繫於火雪萬苦之中。其苦如何受之哉。

身體百肢受苦甚多。毒蛇蟒龍之害。虎狼惡獸之損。刀鎗鞭杖之殘。一切能致苦楚之刑。無一不受也。所受之苦最深最重。不可勝言。加苦掌戮。及刑罰皂隸者。不勝數。魔鬼是也。其惡至甚。強力至極。慘酷無比。而恨我人類無所不及也。則至於加苦之時。何能有苦不加於我哉。所加之苦。豈有不及之處乎。在世受苦。或有憐我者。或

有慰我者。或有顧我者。此者皆可至微樂於我矣。在地獄受苦。無所能憐我。慰我。及顧我者。雖天主無窮仁慈者。雖聖母至寬至飽者。雖神聖至哀至悲者。皆不憐我。反怨我爲惡者。及爲應受萬苦者也。在世受苦。或有同苦者多。則我心或取微慰也。地獄同受苦者愈多。愈加我苦也。在地獄者。皆相恨相怨。相害相殘。如大寇仇矣。故不能不增我憂。而我不能不受愈多。愈大苦也。今受世苦。不能全受之。一肢受苦。一肢不受。

之也。受一端之苦。不受百端之苦也。一日受苦。多日不受之也。此者皆可安慰我心。耳。今我在世。不能受一端之苦。受苦之時。亦不能常受之也。況在地獄。種種萬苦。不能盡言。每每至甚。及無窮盡之苦。我何能當之乎。

凡居世者。恣縱行惡。不但靈魂肉軀同行。另有多惡。靈魂自行。故在地獄。不但靈魂肉身同受猛火之苦。並靈魂自受所當之罰。則靈魂三司無不受不勝大苦也。靈魂記含常常記念所陷我

下地獄之罪。及所致我受萬苦之惡矣。此者加苦於我。至甚至重。不盡言矣。記念在世多能爲善。而未之爲。多能立功。而未之立。多能戒惡。而未之戒。多能悔罪。而未之悔。則不勝苦矣。記念前時多有升天之路。而未行之。多有免地獄之法。而未習之。永福永苦。皆隨我揀。而取永苦。不擇永福。則不勝苦矣。記念前時別人以微勞行善。而得天堂。自己以大勞行惡。而得地獄。自己所受之微樂。轉爲永苦。別人所受之微苦。轉爲

永福則不勝苦也。記念做善之時。皆已往也。立功之日。皆已往也。升天之機會。皆已往也。今欲追前時。而追不及。欲追先機。無能及也。則不勝難堪之苦也。乃自怨自恨。呪己。呪人。呪己生死。呪天地及萬物。而悲號痛哭厲聲。謂魔鬼曰。慘酷惡獸者。來矣。近矣。仇我苦我。將我五臟。切碎自食。而充爾恨人之餓也。將我本身之血。自飲而消爾仇人之渴也。食盡也。飲盡也。勿留我微迹也。

靈魂之明悟。不勝昏迷於能致福之事理。而至聰明於能加苦之事也。明悟所常思想者。自受之苦也。所恆反復者。自失之福也。乃常思曰。失落天主。而永不復得。何不自怨乎。天堂永福。永遠不得享之地獄。萬苦永遠不得脫之。焉不自恨哉。天堂之國。永遠不得入之地獄之牢。永遠不得出也。安不呪己乎。天主之面。永不能見之。魔鬼醜貌。永不能離之也。豈不切齒自咬乎。此念者。如毒虫。常在心內。咬苦之也。其所致之疼痛。

所加之苦憂不亦甚哉。設若我將受大富厚及大尊貴之時。作意做事不善。故失落其富貴。而得最大窮難。則窮難之中。失富貴。及得窮難之念。正是如刀鎗我心矣。其所致之疼痛。所加之苦憂。皆無所不至。而心中之苦。比之窮難之苦。更深無比也。况在地獄。失天主及萬福之思。得地獄及萬苦之念。加苦至深。萬筆寫之。豈能盡寫乎。苦之至深。則思之愈深。思之愈深。則苦亦愈深。欲不思之。而不可得。欲死亦不可得。真是

難堪之苦。而最可畏可懼。卽此苦矣。

靈魂愛欲常發最猛之忿怒。及難堪怨恨之情。乃忿恨天主。忿恨聖母。忿恨神聖。忿恨自己無物。所不恨。而無物所愛也。所無者。甚願之所有者。最恨之。所常有者。願去之。而不得去矣。所常無者。願得之。而不可得矣。故切齒自咬。忿怒怨恨。無所不及也。聖伯爾納曰。願所永不可得。恨所永不可去。乃不勝難堪之苦也。想我如今。若有我愛世物。而不能得之。苦至甚矣。若有我所恨

世物而不得脫之苦更甚矣。如發熱之時。所最願者。惟飲水矣。所最恨者。惟熱病矣。不得水飲。難當之苦。不得熱退更甚難堪之苦矣。況在地獄。常願天堂之永福。而永不可得。常恨地獄萬苦。而永不得脫。其苦豈有世間災殃可論哉。

世上之苦。雖甚雖重。皆有窮盡之望。俱有終期之慰。地獄之苦。永遠之苦。無窮盡之望。無終期之慰。萬萬年受之。不能窮盡。萬萬年後。猶如始受之也。設若天主許地獄人。每一百年一鳥食大

海水一滴。待大海水食盡。地獄之苦亦盡。此望雖甚遠。必有時而至。則以此望畧減其苦。而慰其心。但此望雖甚微甚遠。盡歸於無。永遠之望亦不可得。惟有永遠之苦而已。又地獄中不止一端苦。種種多苦。不能言盡。其苦之深。萬舌言之。豈能盡之乎。

凡欲免沉淪於萬苦之中。當專務思想。地獄永苦之殃矣。聖伯爾納曰。凡生時以念下地獄者。皆能免死後以身靈落下也。所謂以念下地獄。卽

是視己猶如在地獄也。凡生時眞能視己如在地獄。斯乃眞能悔己罪。凡能眞悔己罪。斯乃眞能免下地獄也。視己如在地獄時。當做如此之想。若非我以念在地獄。乃以身靈眞在地獄。受如此甚多及甚重之苦。必悔罪至甚至切無所不及也。今欲免下地獄。何不勉力眞切悔罪乎。且將地獄悔己罪之心。轉作今日之心。而勉力悔罪。猶如在地獄內悔之也。凡獲罪者。必有恨罪之日。若在世不恨罪。必在地獄恨之也。在世

恨罪有益無害。卽是免地獄而得天堂也。在地獄恨罪有害無益。蓋以恨罪不得升天。亦不得脫地獄之苦。反加不勝難堪之苦也。孰願待下地獄恨罪。而不在世恨之乎。慎之慎之。無致悔遲而加地獄之苦也。速速悔罪。以得天堂無窮之福也。

又眞思想。設若天主准地獄中人受一百年之苦。方得回世。做善立功。以補己罪。待其補足。遂得升天。永不復下地獄也。此者回世之時。必願行

善避惡忍苦不勝切也。且無善不行。無惡不避。而無苦不受也。由此而想。則視己猶如在地獄出來。卽將地獄出來。願做善避惡受苦之心。轉作今日之心。而勉力行善避惡忍苦。如在地獄出來一般。況我平生犯無數之罪。而應下地獄不勝多次。今我在世。而不在地獄。皆係天主憐免我下地獄也。此天主之恩。比之與許我從地獄回世之恩。甚大無比也。設若從地獄回世。必無善不行。無惡不避。無苦不受。我既蒙天主賜

我在世而不下地獄。焉可不勉力行善避惡忍苦。如從地獄回世同一體乎。思之思之。而勉力照行。以免下地獄。永受萬苦。而得天堂享無窮之福也。

天主曾賜多有德之人。親眼看見地獄之狀。今述一件。做爲明鏡。昔有一位大德之人。天主命天神帶其靈魂去看地獄之苦。一到地獄門邊。見內有多鍋頭。各滿燒滾臭油。又見受罰多人。哀號混擾不絕。那有大德之人。驚惶至甚。而止步。

不敢入。天神慰之曰。勿懼。爾來。非要爾受其苦。不過是要爾來看。以回報於世人知。忽然聽聞門外喊聲大震。乃羣魔鬼拉扯一個少年之人。強之進獄門。羣魔鼓掌啞笑。作大快樂之體樣。共擁押之。到大魔鬼面前。大魔鬼啞啞狂笑曰。此者在世時。常貪戀世樂。眼看耳聽。口言身動。皆是污穢至甚。今當始受無終之苦。就指一張火椅曰。我們預備此等座位。待爾久矣。就強使其座。又曰。此者在世。歡喜美衣。就取出來一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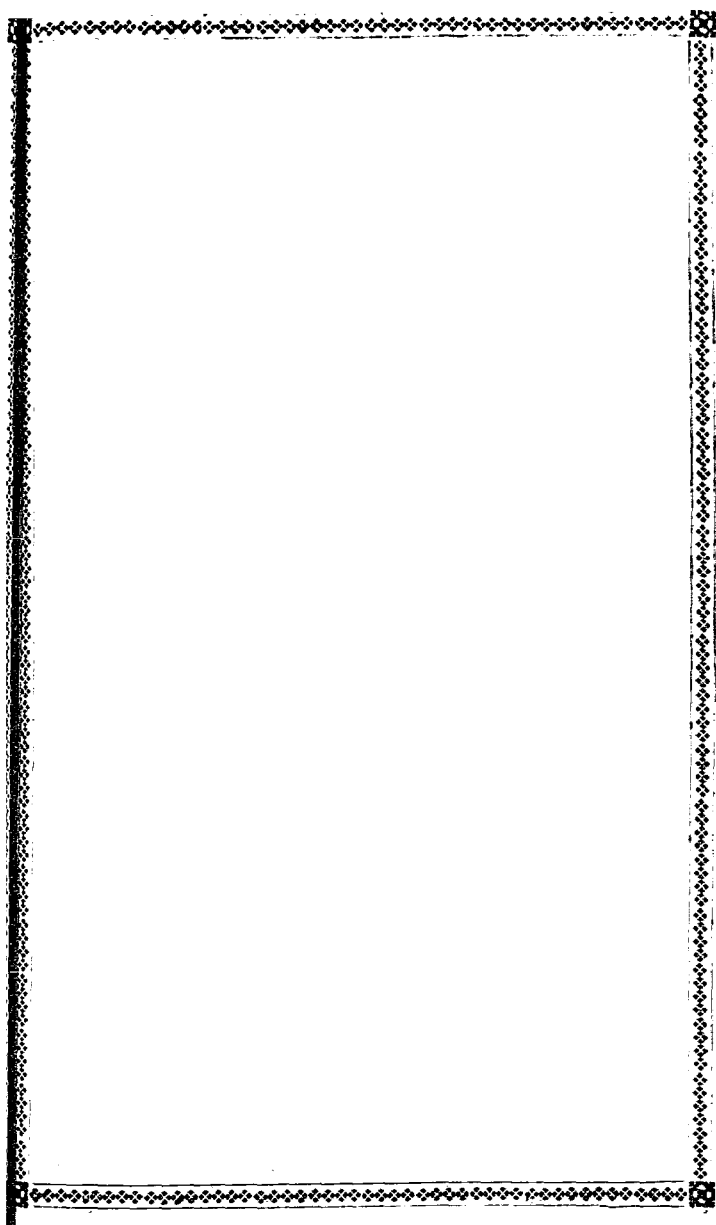
烈火長衣。強之自己穿着。又曰。此者在世。貪饕飲食。如今該嘗我們之酒。魔就捧出來一個大盤。裝銷鎔臭銅。強使飲盡。卽遍身都是鎔銅。通透而與銷銅無不相似也。又曰。此者在世。甚愛聽邪淫之歌曲。今該奏我們之樂。與他聽。快樂其心。就有兩個鬼。各拿號器。向其耳躲。出力吹之。聲氣一入。遍身發火焰出來。亦同燒缸瓦之窰一般。又曰。此者在世。甚愛好屋。如今請其進我們那個齊整房子裏頭。魔就強之入於一固。

火窰。窰中有多毒蛇惡獸。此少年一入。都齊來
咬。按肆毒。苦痛難當。衆魔鬼狂笑。而離此大德
人之目。其人後來將此情由。詳述傳人知。我如
今聞之。當以爲鑒。

卷三終

喪義蔑仁近獄來
視其苦劇悚心懷
奸徒自悞弗知覺
罪惡充盈招永災

驚駭硝黃炎莫逃
持蛇齧肘痛焦號
眉愁眼憤遭諸禍
四顧無人代乞饒



四終畧意卷之四

泰西聖奧思定會學士白多瑪述

天堂之說

賞罰二者相稱相應。不能相缺。有罰必有賞。有地獄必有天堂。天主已定也。世人行止有善惡之異。則受報亦有賞罰之別。惡人既在地獄受永苦。則善人果在天堂受永福。此理甚明也。天主將地獄永罰惡人。將天堂永賞善人。畧如國家用監牢以罰叛人。用宮府以賞忠臣也。聖經舉

天堂至美之處。或曰。天主宮殿。或曰。天主顯現
榮光之處。或曰。盛德之所。或曰。眞福之域。或曰。
聖人太平茂盛至光之境。或曰。天神聖人永享
萬福之國。天主天神聖人皆居天堂。如帝王大
臣共居朝內。聖人既入眞福之境。其樂至甚。其
福全滿。無樂不受。無福不享。所受之樂。所享之
福。每每至極。無所不及也。

天堂之妙處。世人之聰明聚集於一。而欲想之。不
能萬一。心愈想之。愈加昏迷。而其理愈遠矣。比

之日光。眼愈看之。愈加矚眇。日光愈耀。而目愈難對之也。聖保祿蒙天主賜之以見天堂之分許。嘆曰。天堂之樂。天主所備之福。以報愛天主者。非耳目所聽見。非人聰明所能及也。聖保祿見之以後。解之如是。未視之者。安能解之乎。若欲解之。卽是如瞽目者。欲別物色矣。况天堂之妙處。超出人力不勝遠矣。欲以人力解之。卽如欲以小盃全載海水也。聖奧思定將書天堂妙處。與聖熱落尼莫之日。不料此聖人升天大發

光耀顯現聖奧思定。而謂之曰。爾有何旨意。爾求何事。豈以拳能包含地球之大乎。豈以手能止天運動之迅乎。願量所無量者。願窮所無窮者。虛願是也。聖奧思定雖聰明博學。勝於普天下之人。尚不能解天堂妙處。別人何能解之乎。天堂之永福。雖不能盡說。必須盡力畧說。以世人能定向而趨天堂也。比之渴者。雖不能盡食江水。必須畧飲而止其渴也。聖奧思定欲略測而說天堂之永福。則舉世福而思之曰。天主造日

月至光。爲眼目享之。而能別色。造至淨之氣。爲人呼吸。而存其命。造溫和之音。爲耳所聽。而解心慮。造奇異之香氣。爲鼻所嗅。造至甘之味。爲口所嘗。造至細至嫩之物。爲百肢所觸。造六畜五穀草木花菓等。爲養人命。而治其病。造天地四行山川五金珍寶萬物。爲人所用。由此而測。乃嘆曰。肉身可腐。可爛。污穢之物。天主且造至麗至美之物。爲樂及養之。况靈魂至潔至善。永不能滅者。天主所備於天堂之福。以報之。該是

如何之哉。此世爲禽獸所居。善惡之人所住。天主且備無數至精至貴之珍寶。况天堂是聖人享福之所。其所備之恩。所備之寶貝。該是如何之哉。此世涕泣之谷。流徒之所。受死之場。尙齊備萬珍萬寶。至精至美之物。况天堂永福之所。聖人之本鄉。常生之境。其精緻華麗豐裕美好榮福。該是如何之哉。

聖基所舉皇帝小福。畧測聖人大福。而曰。若使一人統握普地。恆王萬民。常享太平。而藏地之金

玉及海之珍寶。人皆奇異其福。而曰。其福至甚。至大。無所可尙矣。我說天堂善人。雖最小功者。所享之福。勝之萬倍。尤不止也。聖經述亞斯額樂王欲賞瑪爾多勾之功績。則賜之以穿御服。而騎御馬。令大臣持韁。遍遊京城。而高聲呼號。曰。此乃國王所顯耀之人。故受此大榮光。此王者。不過人之類。其恩不過暫時之福矣。世人尙以此王之恩爲最大榮光。况天主天地大君。甚愛聖人。封其做天上尊高之位。及天主寵愛之。

義子。賜之天堂之宮殿。爲其永遠之居住。令其坐於永福之寶座。賞之萬福之光。又賜之以永遠。享見自己至尊無窮之妙。性其榮光。豈不是第一甚大。而世間無所可比之榮光矣。

善人入天堂。卽天主賜之最大權位。不啻萬國萬主之權位矣。聖人所享之國。天堂之國是也。天堂謂國。因係甚大甚寬。難於限量之所也。天星之大有異最大者。大於地球百萬倍有零。最小者大於地幾十萬倍。况星之多。不能計其數。又

此星與彼星。相離萬萬里遠。則諸星天之寬大。無可限量。又諸星天之厚至甚。其上下二面相遠。與天地之隔畧相等矣。天堂比之諸星天。及各重天。又甚大甚寬甚厚矣。由此而想天堂之寬大。更難於限量矣。地球比之天堂之大。卽是如將一個米比之地球。尤不及也。我想如今。普地雖如此小窄。若分做一千國。而每國屬一王統掘者。世人尙見每王之權位。爲不勝大矣。況天堂之國。至寬至大。並不分做千國。全是衆神。

聖之國。亦全是各神聖之國。衆神聖全享之。每神聖亦全享之。比之太陽。萬民全享其光。各人亦全享之。又天堂之國。豐裕之所。永福之境。聖人得之。其權位之大。不可勝言。其歡喜之甚。焉可言哉。

善人升天。天主賜之最大福富。不啻萬國之福富也。聖人所享之福富。天堂之福富也。所享之珍寶。天上永福之珍寶也。所享之美境。天府之妙境也。天堂謂府。因雖甚寬甚大。並是佳景無曠。

野之處。華麗無難通之所。聖若望宗徒。蒙天主賜之。以神目得見真福之域。後欲述其狀。乃用今世之物。曲爲喻之。曰。我見一府甚廣甚大。其城全是以寶石造之。城門每塊。全是用一寶珠做之。其城內地。都是以金寶鋪之。此金寶之光明。如水晶之光明也。此不過畧譬言之耳。蓋地上之物。雖最貴珍寶者。比之天堂之微物。都是塵灰矣。我想如今。若地上有一大國。其內無曠野山嶺。及無難通之所。乃各縣各府各省。總共

成一大府城。其城是用白石造之。城內街地。是用青石鋪之。城內之室。是用白石整之。其府美麗精緻。不知如何。其國王之福富。更不知如何矣。況天堂之府。廣闊無比。華麗無對。金玉無數。寶貝多異。神聖甚衆。光耀至極。聖人享之。其福富之甚。不能盡言。其樂之甚。測之不能及也。

天堂善人。蒙天主賜之天堂國王之能。不啻萬王之能也。聖人居天堂之能。至甚至大。難擬其何若。凡欲畧知。必與聖人在世之能。而測之也。聖

人居世。有時天主賜之以能。令病者痊癒。瞽者得見。跛者能走。死者復活。風平浪靜。山陵移徙。而火失其自然。雖近於物。不至燒之也。又賜之能壓惡獸。消滅毒虫。及伏邪魔。而驅之也。地上帝王。雖大能者。不但無此能。並無能避蚊虫之害也。聖人在世。涕泣之谷。流徒之所。尙蒙天主賜之。此等大能。不啻萬王之能矣。況在天堂。本國之地。萬福之所。榮光之境。天主賦之之能。不知如何之大矣。

善人升天。蒙天主賜之至尊至貴。不啻普世帝王之尊矣。世間帝王雖大榮光者。別國之人。或不認。或不敬之也。本國之人。或外敬而內輕之。或面伏而背後叛之也。天堂聖人。雖第一最小者。非獨一國一處之人。乃萬國善惡之萬民敬之。并衆魔認爲至尊至貴者也。由此而想。聖人之尊。至甚至極。世間萬王之尊比之。豈能兆中之一乎。帝王死後。臣民雖葬於墳墓。但恐不懷於心。而其離人目。則離人心。永不記也。聖人死後。

葬於墳墓。華麗精美。比帝王之墳墓。相遠至極。四方之人。雖帝王者。瞻仰禮拜。而以其遺之物。爲無價之寶矣。彼此何能有相比之處乎。聖人之聖屍在墳墓時。可敬可尊。如是况聖屍復活。與靈魂結合。同享永福。內外受眞福之光。與衆神聖相愛相慶。及享見吾主之面。其尊之貴。萬民聰明推不能及萬中之一也。

天堂善人蒙天主顯耀之。令其得至高名望。不啻萬君萬雄之名望矣。名望大小。照人之善德。明

顯幾許。而讚之者有多寡矣。世君雖大名望者。不過一國之民顯揚。而讚之也。然其人之間。有不明者。有不善者。或自欺。或欺人。而讚惡爲善者也。天堂善人之聖德。非獨一國之人知。而讚之。乃無數天神聖人。無數魔鬼。及普世善惡之萬民知。而頌之也。天神聖人。最明最善者。不能自欺。不能欺人。讚人之德。無錯無假矣。魔鬼惡人讚之。非出於己心情。乃出於不得已而讚之也。設有兩樣名望者於此。一是帝王大臣賢人。

讚之。一是農夫愚者小人頌之。兩者若要強之相比。卽此者見爲羞辱矣。況天堂之善人。不但爲神聖所頌者。並爲天主所顯揚於天堂永福之所。其德望至甚。豈有世間名望可論哉。

天堂之榮福。天地大君之榮福也。世上之榮福。地下小民之榮福也。世福之內多苦多缺。又得之者。十人之一也。天堂之福。至純至全。無福可尙。而無苦可減之也。聖奧思定曰。世人有金無玉也。有玉無宮也。有宮無嗣也。有嗣無衣食也。得

一件者。缺少九件也。故不能全福樂也。天堂之福不勝數也。無福所無。而萬福俱聚也。且天堂善人永享無影之光。無憂慮之喜樂。無煩厭之飽飫。無畏死之生命。無疾病之平安。無窮乏之豐裕。無反亂之太平。無污玷之美麗。無輕慢之恭敬。無寒暑之常煖。無早晚之常日。無畏盜劫之富。無嫉妬之愛慕。無失義之公平。所得之真福。永遠享之。無失之之憂慮。所享之真福。充滿其望。其福之外無福可望。無樂可仰也。肉身五

官。靈魂三司。各受本樂。各享所當之福。眼所見之像。加福也。耳所聽之音。加福也。口所嘗之珍味。加福矣。鼻所嗅之香氣。加福矣。身體百肢所觸之物。加福矣。靈魂享所屬於己明悟記念。及愛欲之眞福。天堂種種萬福萬樂。每每俱在他福之上也。

善人之目所見者。卽是之可比之輝耀。及無可測美妙之物。天上一個日頭。雖與地相離甚遠。尙能光照普地。而樂萬民之心。况在天堂。見己本

身光彩輝耀勝於日頭。見聖母天神聖人之光明。勝於己身。不知幾許。其所取之樂。難擬其何若也。天主所發之異光。更甚無比。見之之樂。更是無比之樂也。又見聖母俊美之容。神聖丰彩之像。並見各最愛我之喜色。我取之樂。不知何若。聖母在世未升天時。聖帝阿尼削見之一次。卽見己如享受天堂之樂也。況在天堂。永遠見聖母與神聖。其快樂更不知如何也。天主萬美之根。萬福之原。無窮之妙。無限之美。無窮愛我。

我見之之樂。必無可測之樂矣。

耳所聽者。卽是無可測甚妙之聲音。聽聞諸神聖頌讚天主之異聲。唱詩溫和之美音。及奏樂奇異之器。其樂之甚不知如何。昔有一修士。祈禱之時。念及聖經所云。在天主之前。千年猶如往過之昨日也。其不能明徹此言之意。乃求天主啟牖矣。不料顯現一俊美之鳥。引之出堂。至於一樹林。鳥栖身於樹上而唱甚柔之音。修士棲身於樹下。甚樂而聽。聽之雖多年。不過見如聽

之一時。此鳥唱畢。修士回堂。與本會友不能相認。此不認彼。彼不認此。乃會友查明此修士。與向同住會友。及出堂之來歷。則知其出堂。而聽鳥唱有三百餘年。我想如今。此修士聽一鳥唱音。其樂至甚。不知年月。饑渴冷熱。及本身之需。况在天堂。聽萬萬天神奏樂。異器無數。聖人頌讚天主。甚妙之音。其快樂難測之快樂矣。

鼻所聞者。卽是奇妙之馨香。較與世香萬不能比也。所致之樂。與世之樂亦無比也。聖意撒伯爾

升天後。畧有三百年。其聖屍所噴發之氣。甚香甚馨。不可勝言。况聖屍復活。與無數聖人同享萬福。每發無測之香氣。其香與世之香。安可比乎。聖額我畧述撒爾味阿聖人升天之後。其會友傷心至極。不忍相離。乃天主令其復活回世。以慰其會友之心。回世之後。常記己前所享之福。屢哭離天。流徒於世。會友請問天堂之福如何。聖人畧曰。我入常生之境。卽坐於已定我之寶座。而日月星辰爲我乘脚之地。及至異至馨。

甚妙之香氣充滿我衷而全滅我欲世物之情。令我今不欲本身所需也。由此而想其所聞之香氣該是何等之香氣。其所取之樂該是何等之樂矣。

口所嘗者。既是甘甜噴香之珍味。天堂之人所嘗之味。非如世間常有之味。是天上奇異之味也。故雖有飲食之樂。未得飲食之實也。此味所致之樂。非世人所能明之樂。是天上無可測之樂矣。聖奧思定曰。此味之大。嘗之之樂。萬不能解。

之也。天上之人恆嘗此味。而恆欲嘗。恆欲嘗。而得恆嘗。愈得嘗。愈欲嘗。嘗之愈久。而欲愈深。嘗之之時。不能致厭。欲嘗之時。不能生饑。是以沒有不願之時。又沒有不滿其願之時也。其所致之樂。無不圓滿之時。聖人並無不盡受其樂之時也。

身體百肢所受之主恩。畧說有四。第一光明。聖人所發之光。甚美甚耀。言不能及也。聖經曰。聖人之軀。既入福境。各發大光。勝於太陽。七倍也。其

光之美麗佳景。較與世金玉珍寶。及諸美妙之物相遠無比。聖大瑪則諾曰。世光者。裝飾世間諸物。而爲萬物之美麗。天堂之光者。裝飾聖人之體。令其光彩精美。不知如何之哉。且此光顯於各聖人有異。照各人之聖德之別也。凡大德者。皆有本德之光號。如致命者。顯戴紅色光耀之冠。守童貞者。顯戴白色光輝之冠。聖師者。顯戴奇異光耀之冠。又聖人受難之處。輝耀較與別處甚光甚美。如聖若翰及聖保祿。顯於項上。

甚妙甚華光耀之領。其光精美輝耀。孰能擬其何若哉。

第二無能受傷。此恩甚大甚寬。而包含無數之恩矣。每除於我一苦卽受一恩。免我萬苦。卽受萬恩。且此恩盡滅諸患。難於聖人。令其無憂慮。無疾病。無疼痛。無寒冷。無暑熱。無饑渴。無窮乏。及無圖養生諸勞矣。刀鎗水火。及能致勞心之事。與能致疼痛之物。皆全歸於無矣。聖人常享此恩。在此在彼。莫不皆然。是以不但在天堂受之。

卽是從天降於世。或透進地獄。盡不能受其苦矣。經過海水之內。經過萬火之中。盡不能染火水之情矣。比之日光。因其本有潔淨之處。故雖過濁穢之所。常爲潔淨。而不能染污穢之情也。世間帝王。雖大榮福者。未得無能受傷之恩。故常有苦受。而另有多苦可畏矣。若有庶民不能受世苦者。其福樂較與世間萬王之福樂。相遠至極。言不及也。况在天堂。永遠無能受諸害。到處無能受傷。其福祿其榮光。相遠如天淵之隔。

尤不止也。

第三輕快之恩。就是不論遠近。不拘上下。不必行路。不須勞倦。一息卽到聖人之身。如天神也。一息自天至地。自東到西。如人之明悟。須臾自地達天。如日之光。頃刻之內。光照萬方。聖額我畧述。昔有一武士。欲殺一善人。開刀起手。將打下。善人呼號。聖若望。懇乞救免。聖人准其求。自天到地。而止武士。不能下手。其快速不知如何矣。想我如今。設使賞我。不用勞苦等情。一天之

內能走四方諸國。觀其所有之妙處。而看其所
有奇異之事。此恩之大不亦甚哉。所致與我之
福。勝於世上萬福。不可勝言。况天堂之人。一息
能通透十一重天。而思日月星辰諸妙之事。又
一息旋繞普地。而想地上種種事理。此恩至甚。
不能知其何若。其所致於聖人之福樂。更不能
知其何若也。

第四透徹之恩。卽是凡有堅實之物。皆能穿達。且
能透天透地透山透石等類。試觀吾主復活之

時未起墓石。聖軀出墓。復活之後。未開窗戶。透進室內。而見宗徒。聖人之身亦然。不必開路。能透進諸物。而無物能阻之也。

靈魂不但受明見天主之福樂。並三司各受所當之福樂。明悟受明光聰明智學之真福。蓋得享見天主聖容。則知天主妙處。三位一體之奧理。通透聖經深意。明識天上諸神聖。及曉徹日月星辰諸理。通達地下萬物各類各性。及凡有世間學問。與物事理。皆無不通透之也。世間孩童

升天。卽爲最大智學。及最大聰明者。若將萬民之聰明比之。則如將黑夜比之日光也。況在世大德及大智學者。升天以後。其智學不更大哉。我想如今。若有明哲。今昔聖賢華論者。或透古今書典奧旨者。或通明一國內之學問者。其智學雖甚廣。必不能知萬物事理。兆中之一。世人尙以其智學爲大福樂。況在天堂。曉知天上下萬物事理。我之福樂。至甚至極。舌筆不能詳其何若也。

記含屢念所能加福加樂之事。常記生時所行之善。及所戒之惡。而增其福樂。不可勝言。天堂善人。記念在世爲主。辭富居貧。樂矣福矣。此時記念。在世輕賤世俗。苦己肉身。克己邪情。樂矣福矣。此時記念。在世遵守主命。不敢忘負吾主受難之恩。樂矣福矣。凡升高位者。不但樂其位之福。並樂向時所受立功之苦。今時之樂。照向時之苦。昔苦甚大。今樂無不甚矣。今時之福。照所得之位。其位甚高。其福不亦甚哉。況在天堂記

念向受多苦行善立功。思念現在無終之高位。其福樂莫不是甚大無終之福樂也。

愛欲常發甚熱愛慕天主之情。天主所愛則愛。天主所惡則惡。天主有命則從。絲毫不違。合天主聖旨。比孝子合仁父之意。更切無比也。又發愛聖母。天神聖人之情。天堂聖人。雖衆無數。皆同一心。而相愛至甚。此聖樂彼聖之福。如樂自己受之福也。則此聖以彼聖之福爲福。而加自己之福。以彼之樂爲樂。而加自己之樂也。若然雖

各聖之福照已功德。實屬不等。亦可謂之。論數各聖略享衆聖之福也。其福之盛。何能述哉。

凡相愛者所甚恨。卽是相遠。不能相近。其所受甚大之苦。卽在於相離。不能相見。其所甚願。則係相親相近。其所受甚大之樂。卽在於相親相近。比之慈母。眼見小兒。雖醜愚者。心樂較與見他人之樂。最熱最切。若小兒姿美伶俐等。見之之樂。又更甚矣。况神聖美麗光彩。盛德不可勝言。相愛勝於慈母愛小兒無比。其相見之樂。安能

解乎。又天主全備萬福萬善萬美。超出神聖無窮也。聖人愛之。勝於愛己。及於愛衆神聖。相遠無比見之之樂。豈有他樂可比之乎。

聖荷邇當趕逐魔於人。將出問之。爾往何處而更樂也。魔鬼對曰。往天堂甚樂矣。問爲何。對曰。爲得見天主之面。問若得見之。爾快樂幾大。對曰。昔見之一刻。今爲得再見一刻。情願受諸魔萬苦。迨世界窮盡之日。問。爾示我天主美妙如何。對曰。此是愚人之言。天主妙情萬不能解也。若

神聖天地萬物美妙聚集於一。若天上諸星。各有日頭之光。及日頭自有衆星如此大光。而比之天主妙體所發之光。及所備之美妙。卽是如將夜間之暗黑。而比之日頭之光。魔鬼做天神時見天主。不如今時神聖見之。尙以見之一刻。作爲甚樂如是。況天堂善人永遠。明見天主之面。其快樂該是何等之快樂哉。

仰慕天鄉永遠祥
慎毋自恃逞剛強
邪魔敗俗及私慾
恰似虎狼在路旁

行善如舟上險灘
挺身努力莫空閑
恂恂懋懋慕登岸
恆毅至終享永安

四終畧意卷終

